

關於開車的事

關於開車，你教我很多，雖然你一直不在。

你是一個帶給身邊的人許多困擾的人，因為你是這樣的爸爸，所以我從小盡量不帶給別人困擾。

像現在，我正想開車去接兒子回家，但我卻躲在對街的騎樓下面，看著你候在我家門口，我不想這樣一直盯著你，幾次都想直接上車離開，才跨出腳步卻又退回原地。我擔心你是不是喝了酒，會不會在樓下胡言亂語，打擾鄰居們夜晚的休息，像我小時候你發酒瘋嘶吼的樣子。

你的車停在旁邊，有時你靠在車邊，有時走到更暗的地方抽菸，只要你拿起手機，我的手機便響不停。我小時候你和媽媽就已經離婚，聽說你去了好遠的縣市工作定居。或許就該讓你這樣消失，不該在我畢業開始工作之後，一時喪失警覺脫口留電話給你，因此日後每當你過度揮霍落入幽深的財務黑洞後，就往我的電話裡探光，像現在，不用接起你的電話，都知道你要說些什麼。

你一定覺得我很怕你，看我現在這樣躲躲藏藏的姿態，還把手機丟進包包的最深處，因為儘管把聲音與震動都關掉，你一打來手機就炯炯有神地發光，像直瞪著我，即使你耳中的響鈴結束，我的手機還會再翻亮一次，提示你來電的次數，好像又對我多翻一次白眼。

就讓你覺得我怕你吧，怕到連電話都不接，連一面都不見，就讓我在你心裡永遠是那個在你深夜發酒瘋時被逼著跪下，不停流淚發抖的小孩吧。我就站在這裡遠遠看你，等你離開，我以為我可以置身事外，扮演一個監視罪犯的冷靜警探，對你種種無謂的作為嗤之以鼻。但我發現我不停冒汗，握著包包的手微微顫抖，我怕你游移尋索的眼神不小心和我的視線對撞，我怕你和任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鄰居攀談，我怕我的冷漠激怒你，你會找到我，然後對我大吼：「給我跪下！」，像你以前那樣。

除非看到你離開，否則我不會離開，你是一顆隨時要炸裂的爆彈，儘管我背對你逃遠，那些碎片依然會飛刺進我的身體，從小就是這樣，我必須張開雙臂、毫無防備地任你轟炸。我再怎麼回想，也記不起我那時做錯了什麼事，只記得你渾身熏騰著酒氣和怒火，語句都被烘得斷斷續續、言不及義，我只聽得懂你不時瀉出的髒話，你盡情展示你的兇狠，所有人都要畏懼跪伏。

之前接你電話，你說你要買一輛車給我，然後用溫情的父親口吻包裝你的別有用心，你知道我妻子生小孩了，你說沒有車怎麼保護家庭，要多為剛出生的孩子著想，要成為一個有肩膀的爸爸。

接著你說：「但現金少了幾萬塊，希望你來付。方便嗎？什麼時候可以匯給我？」

看來我當時在電話裡的拒絕你沒有採納，因此你現在步步進逼，從謊言後面現身，我也不會再被你欺騙了。我不會再坐上你的車，呆愣愣地被你高高在上的父親形影覆蓋，所有的理智與剛強一瞬間都被吹滅，毫無招架之力地任你勒索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乖巧地坐在你的車上，因為媽媽去上班了，她是家裡負責賺錢的人，你難得不把我一個人丟在家做各種家事，我終於不用再勉強年幼的身軀撐住空蕩的家屋，不用開著過大音量的電視假裝家裡人滿為患。

能坐在你車上，被寬廣滑順的皮製座椅完全包圍，我心中還竊喜。但你從不說你要去

哪？多久車程？車行中我只能貼著窗張望。看樹影被速度抽拉成綠色流蘇，看地上白色的道路標線變成一閃一閃的霓虹燈，好像隱藏著什麼訊息。有時將手指插進椅縫，由渣屑乾硬的程度，推理它們原始的樣貌，再來進手指裡捏得更碎，灑在更隱密的角落，最後偷瞧你，心底暗笑你完全沒發現我在添亂，開心地猜想你收拾時困擾的表情。有時身體跟著垂掛在照後鏡上的平安符搖擺，看著菩薩有時順轉，有時逆轉，不小心就睡著了。

你叫我起來時，車已停在山林間的四合院庭埕，時近黃昏，黑暗開始從每棵樹的背後鑽出來，有如散兵游勇集結成軍，一邊兜起蟲聲與葉聲霰彈槍般地朝我襲來。我的頭上蒙上一團蚊子結成的黑雲，不論走到哪裡都在，而且越來越陰鬱密集，暴雨似乎隨時會轟落在我頭上。我跟著你走進你朋友家，順著你的指示叫人，但一直分神關注頭上的蚊子飛散了沒？

你和朋友對坐飲茶飲酒，桌上有木色鮮麗的茶盤茶具，還有幾盤小菜。一開始我坐在你旁邊的椅子上看電視，一邊聽你們快速的台語對話，髒話不時橫飛而過，與一直在我眼角閃現的蚊影一樣令人心煩，所以我走到外面，隨便揮就打死幾隻蚊子，沒打死的都鑽進我皮膚裡，有些掘出一座座紅丘，怎麼摳都摳不出來；有些四處竄飛，飛得我渾身發癢，狐疑它藏在我身體的哪個暗巷死角。回望廳裡的你，你背對著我，被光照著，耳朵和頸項都紅透了，你倒是一點也不癢，若蚊子飛過你身邊，反而會被酒氣熏暈吧。

我試著繞回你身邊跟你說：「蚊子好多，我想回家了。」

你好不容易才讓眼神聚焦在我身上，嘴被酒氣噎住說不出話，我一直聞到你口中發酵般酸腐的味道，你終於說話，卻口氣兇狠：「男孩子怕什麼蚊子！」

即使覺得該回家了，肚子餓、好想睡，也不再跟你說，我寧願在越來越深的夜裡下沉，也不要蹚進你的酒池裡，你載浮載沉，溺水般雙手亂揮，被你抓到只會一起沈溺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為什麼會一會兒被你和你的朋友譏笑，一會兒又被你劈頭叱罵。

你終於決定要回家了，你朋友在我們上車前問：「你可以嗎？有小孩喔？別逞強。」

你呸一聲：「沒看到現在都還活得好好嘛，沒問題。」

為了回家，我必須跟醉醺醺的你上車，不斷叮嚀自己不能睡，要在你眼裡的馬路歪斜時用我高昂的聲線校準拉正，把車速和紅燈大吼進你耳裡。你有時反駁：「沒看到路上沒車嗎？」我的眼神必須直望你，用力到幾乎要從你的後腦刺穿眼窩，才能替你把前路看牢，把視野框定，不再飄移晃蕩，不再頻頻點頭瞌睡。從你的酒嗝裡，我一直聞到死亡的味道，和你在一起一整天，沒有更靠近我想像的父親，反而更靠近死亡。

後來你停在離家還有兩個紅綠燈的地方，我已滿身汗，暗自慶幸腦子裡預演的各種意外都沒發生，但因為一路挺腰，身體處處痠。你以為到家了，叫我自己下車回家，看我驚魂未定，五官都癱斜了方位的樣子，還特別大聲說：「男生不可以怕！」說完之後就睡著了，車仍發動著。我沒想叫你，如此媽媽才能安睡，不用被你扯著頭髮，讓她疲憊的夢被硬生生地撕開。

我原本想頭也不回地回家，但下車後還是回頭望了你的車幾次，車側多了好幾道刮痕，車頭也有凹陷，車屁股還留在慢車道上，車輪與車體留有巨大的夾角，幾乎可以讓人鑽過去。你就坐在駕駛座上跟著未熄火的車子一起微微震盪著，好似水族箱裡靜止漂浮著的觀賞魚。

除了叫我不怕，你沒再教我怎麼當一個男生。有一天你跑回家，已經好幾天沒見你，我一時不知該跟你說什麼？我正在摺疊衣服，準備收進衣櫃，你拉開一個提袋，把我擠開，

我們互相碰撞的時候眼神交會，我用力看你，你卻只敢瞥我一眼，像穴居的野獸，又躲進更深更黑的洞裡。

你裝不進你所有的衣服，內褲倒是全拿走了。你還在媽媽放錢和存摺的抽屜翻找一陣子，我在一旁看著，媽媽早都防範好了，你絕對找不到你要的，所以更覺得你躁亂的手勢像把你揉成一張凌亂的廢紙。你只好去拿玄關旁零錢桶的錢，想全倒進手掌，但硬幣太多，好多都撒在地板上。你又看了我一眼，可能在想要不要撿，或是要不要叫我幫忙撿。後來你花了好幾分鐘才將錢全投進你叮叮噹噹的口袋裡，我站一旁看著你蹲低的後腦勺，發現你頭髮越來越少，幾乎可以看見你白到發青的頭皮。

最後你連媽媽壓在電視上要給我吃中餐的一百元都抽走，我卻什麼都說不出口，只向你走近幾步，你正拉開門，便伸手拍拍我的頭，說：「我出去一下。」這真是奇怪的一句話啊，你平常從家裡消失前都是一言不發，甚至常在深夜來去，無聲無息。

我跟著你下樓，看你把行李放進後車廂，然後快速入座。我站在車旁邊，心裡除了掛記著午餐不知該如何是好，也想著如果你邀請我上車的話，該用什麼方式拒絕？還突然有點開心地想到衣櫃有更多空間，可以放我擠壓過密的衣物。

最後你只是把窗戶搖下來露出一道縫隙，我甚至看不到你的眼睛，只看見你額頭披散幾束被汗浸濕的頭髮，像磚牆上乾枯卻緊攀不落的藤蔓。你應該看見我了，從貼著不透光隔熱紙的車窗，我後來一直猜想你窗後的眼神，你直視我嗎？或只是不在乎地瞥我一眼？你有可能害怕而迴避嗎？所以你才快速打檔，急踩油門離開。而且一下轉得太猛，還硬擦過鄰車的保險桿，發出巨大的聲響，車主怒衝下來後只剩下我站在原地，你果然是個只會帶給別人困擾的人，我一直道歉，一直回答：「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。」

如果那天能清楚看見你畏縮的眼神，我或許就能長成一個勇敢的男人。

你車位從此就空在那兒，每天放學回家都沒看到你的車，或許你那天根本沒開車載我回來，你還醉在那山無邊無際的黑裡，將你的性命草率地繫在時速表的指針上，抖晃晃地不斷向極限推頂。再過幾個月，別的車停進去了，是一輛無時無刻都閃閃發亮的高貴名車。

我靠自己回家，然後長成一個男生。照你看來，可能是個不合格的男生。因為我害怕很多事物，害怕蚊子，害怕車，害怕睡醒發現你已回家，害怕班上每一個過度陽剛而充滿惡意的男生。但我一直記得你自詡勇敢，一個人披荊斬棘開去遠方。你只想當你的英雄，我卻只能永遠當一個膽小鬼。

我以為我下車了，但其實沒有，我都長大到可以開車的年紀了，你的酒氣依然繚繞鼻間，我一直僵直地坐在後座，盯著空了的駕駛座，從照後鏡看見自己，才發現我從沒長大。

你某一天打電話來，說過幾天要開車到我家，跟我見面。我記得上車後找不到話題，我只好側目觀察你，發現你打方向盤的手勢滑順又俐落，看左右兩邊時的扭頭和側身漫不經心卻精準到位，但我卻依然不知道你要開去什麼地方，沉默許久你問：「有駕照了嗎？會開車嗎？」

「有，但好久沒開，忘光了。」

你興奮起來：「我很會開車喔，我教你。男人怎能不會開車。」

「不用了吧，會把你車撞壞。」

「怕什麼？我就在你旁邊。」你連安全帶都解開了，手握住門把，發出細微彈簧摩擦的聲音。

我兩手揪著胸前的安全帶，故作平靜地拒絕。

以前我曾以為若我看清楚你每一個駕駛動作，然後唯妙惟肖地模仿你，像你一樣自己開車去各種遠方，我就會成為一個勇敢的人。但你從來不在我旁邊，你只會躲在我越拉越長的影子裡，蟄伏久了變成怪物。當你重新出現在車上，你從陰影中騰浮而起，張牙舞爪地向我撲來。

「真的不要？我真的很會開車喔？」

「都結婚了，怎麼還是這麼膽小？」

我一言不發，想把肩膀收得更緊，最好像折扇把自己收成細細一根，這會不會更像你要我成為的樣子，其實你從沒打算要我勇敢，你要我永遠困在你車子裡陰暗的角落，被你熟練駕馭，像從中央被一手捏住的布偶，四肢和頭只能隨著離心力舞動。

我不記得你最後帶我去了哪裡？只記得最後我一個人下車，像從噩夢中醒來，身體的夾縫裡都蓄滿了汗。你的車一下子就消失，我又和你踩油門而噴出的廢氣一起被留在原地。就是從那一天開始，我想認真複習開車，也開始規劃買車。如果坐在駕駛座，我能自己轉動鑰匙，一熄火，就能下車。

真正把車開好要到孩子出生，買了自己的車之後。考到駕照後多年荒廢，早記不起油門和煞車的位置。怎麼用力回想初成年時上駕訓班的學習成果，卻都想不起來，只記得坐在一旁的教練是個沒耐性的中年阿伯，每當我的右手虛浮在排檔上猶疑時，他便發出濕潤的嘖嘖聲；或在我倒車耽顧後方時，罵髒話後急踩煞車。記得最清楚的，是教練失去耐性前的徵兆，可能是喉頭低沉滾動的嗡鳴聲，或是劇烈抖動的左腳，因為我必須趕在那短暫的幾秒鐘找到解決方案，否則又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孩被他叨念不止，最常聽他說：「開車不能怕！」但我連他都怕，怎能把車開好？即使他坐在旁邊，卻沒正眼看他幾次，眼睛只敢盯著前方。

是不是怕一看他，發現他其實是你，我消失已久的父親，戲劇性的重逢。

剛開始開自己新買的車，每當手握上方向盤，我便僵直地像一個零件，肩頸剛硬，關節失能，車還沒發動手就抖不停。上路之後下一件事永遠都比上一件難，待轉比直行難，停車比開車難，倒車比前進難。如果前車急停，或是後車鳴喇叭，我的思考機制會全面停擺，只剩嘴巴能動，一定要一直向車內的人拋問題，在賁張的情緒和零碎的語句中找解答。

開完一趟，像離開冷凍庫的魚，身上滲水，卻還是硬梆梆的，所有壓力都穿肉滲骨，揉都揉不散。儘管如此，為了載孩子去給阿嬤照顧，每天還是得開車，開久才慢慢學會。一開始只走每日固定路線，簡單路邊停車。後來孩子週歲了，帶他去各地踏青旅遊，越開越遠，倒車入庫，或是遇到田野溝邊、窄小車位都不再驚慌。知道看哪面鏡，知道輪胎如何隨方向盤轉，終於將車子融進自己的輪廓，擴大觸覺感知的界線，知道怎樣避開前後左右的異物。

兒子每天看我開車，等他會走會玩了，也想自己開車，當看到診所、超市前投幣後會搭配兒歌規律運轉的遊戲車時，總嚷著要坐，他坐上去也沒特別專注聆賞聲音尖細、不時壞軌走調的歌聲，也不會隨律動忘情搖擺，只是死命轉動方向盤，而且是埋頭聳背，一心追求更高的轉速，就像我倒車時的模樣。看他轉得忘我，我也彷彿看見我一直沒特別留意的，他看著我的眼神。

後來就買了一輛玩具車給他，特別挑選配有滑順好轉的方向盤的，上千元，品牌擬真縮小版，還有一些音樂與喇叭鈕，一按像熱鬧的電子花車。他坐上玩具車的惶惑神情多像初學開車時的我，觀察許久才怯怯地轉幾圈方向盤，卻也因此轉得重心不穩，差點滑倒，之後便

一動也不動，根本不用期望他再進一步用腳驅動車子。我試著從後面推，他整個人被離心力拉向後倒，即便我立刻扶住，卻扶不住他驚濤裂岸的哭吼。

我以為他很愛開車，怎麼卻這樣？小孩真是個神秘的生物，他的情緒是不是流在玻璃製的曲管裡，一點小小的碰撞就會碎裂溢流？本來希望把他的注意力緊緊收束，最好耗上一個小時，讓大家都能喘口氣。但沒想到他哭不停，旁邊阿公阿嬤好言相勸，我再搭上浮誇語調，說服他這多有趣，叫他看這按那，啟動車上所有音效，一下子整個客廳各種聲音交響，但他的哭聲依然如無法馴服的野獸，高撲低伏。哭一陣不忘喊：「怕怕」。

或許是新東西，沒看過，又比他大兩三倍，阿公阿嬤這樣推論。或許是下午沒睡飽，難免煩，妻提出不同看法。我不想推論，只知道他若不敢坐，錢都白花了，好不容易扛回家，卻只是扛回一串止不住的哭聲。

抱他出來，他站在原地繼續哭，不只哭得滿臉濕黏，也把我的汗都哭出來了，怎麼安撫都無用。那就算了，我退坐在沙發上，讓他哭。

他看我離開更懊惱，負氣想走，其他人來不及補位，腳絆到車子，頭磕上車頭燈，驚嚇讓他短暫無聲，像海嘯襲來前的退潮，誰都知道，接下來又是讓人窒息的鋪天大浪。

當了父親之後，我常覺得我不會當父親，每次被兒子張牙舞爪的情緒逼進死巷，頹喪地瑟縮屈膝，想不到任何辦法時，我就想起你。你沒有領著我走，我又該如何壯大起來領著兒子前行呢？我生命裡的父親是一個被塗抹的空白，我獨自走了好久，才發現最後還是回到這空白前，自己拗身屈體，想辦法填進去。

當兒子哭不停的時候，即使可能適得其反，我還是想打他，想打掉他的無理取鬧，讓他的身體留下做錯事的印記，再將自己的煩躁與無力感全都打上去。但我沒有這麼做，因為阿公阿嬤都圍在你身邊，而且我明確地知道那是你少數留給我的，當父親的方法。

儘管你消失很久，那個殘暴的你還是躲進我的身體裡，在某些對孩子失去耐性的時刻悄然現身，我必須分清楚你和我，然後冷靜地重新囚禁你。

原來我誤解你了，你還是教會我如何當父親，你自己困在車裡，也讓我困在車裡，我不能再讓兒子繼續困在車裡，我要斷絕所有來自於你荒謬的遺傳。

我後來決定自己開給他看，一開始還擔心玩具能否承擔我的重量，稍微挪動發現輪子轉動無礙後，我的腳用力一蹬，車子便向前衝刺，我誇張地揮指尖笑，還故意衝撞牆壁。為了讓他想起對方向盤的熱愛，我用讓手筋發痠的速度張狂扭轉，故意斜壓車體，像甩尾的賽車手。漸漸地他停止哭泣，眼睛緊盯著我，我笑著對他說「要不要上車？」他沒有回答，只是一直乾聲抽噎。我也沒逼他，拍拍他說之後再試試。

我想起他剛跌倒時，我只聽見他哭，沒看見他張開的雙臂。我放下他時，他其實擰緊我衣領不放。他怕怕往往哭著討抱，其實很簡單，有人陪，就沒那麼怕了。恐懼是在孤獨下壯大的魔鬼，只要有誰伸手一拍，或許就輕易地灰飛煙滅。以後誰怕怕，我們就朝誰拍拍，不再讓誰獨自沉睡在恐懼裡。我們一起怕怕，一起練習勇敢，如果還怕，也可以一起迂迴繞路。總之，別蹲在原地哭不停，別讓陰影趁勢包圍。

後來再讓他多坐幾次，重複解說，口貼緊他耳朵，手扶在他手上，一同轉盤按鈕。如果沒哭，鼓勵他，如果哭了，抱著拍拍。我當他的駕駛，一起上車下車，一起七上八下。

後來他終於會開了，看見我，還會邀請我，開朗地笑著問：「爸爸，要不要上車？」錯誤造成之後便難以革除，所以我盡力讓兒子不害怕，但我自己還是個害怕的兒子。

你還站在那裡，我拿手機出來看一眼時間，發現兒子的阿嬤打了兩通電話，可能因為已經超過平時去接他的時間。雖然看不看你都怕你，但也想說不定去接兒子回來以後，你就已經自討沒趣離開了。

接到兒子後心情穩定許多，他純真的言語像濾網，幾次對話來回，心裡瀰漫的煙塵過濾掉不少。但可能你真的很需要錢吧，你的電話不時透過藍芽連線在車內音響高聲播放，兒子坐在後座的安全座椅上，幾次說話都沒有得到我的回應，便拿著玩具自言自語，當電話響起，他都以為是最常打來的妻子，即便我沒有接通，他總搶先發言：「喂？媽媽喔？」

你實在太吵了，回到家時我關掉藍芽，手機還是不時發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還在。我把車停回原地，關掉車燈，窺望馬路另一頭的你。因為若要回家，一定得經過你。雖然看不清你的表情，但可以感覺你焦躁許多，一直抽菸，腳步不曾靜止，最後你坐上你停在一旁的車。

我正欣喜，你是否終於要離開了。兒子卻不耐煩，可能覺得明明到家了，為什麼我不抱他下車，還一直被網縛在安全座椅上，我不是特別用心構思的藉口已經鎮壓不住他。他開始哭，叫喊著「我要下車」，我跟他說再等一下，但哭聲不等人，繼續在車內橫衝直撞。過了一陣子，你依然沒有離開，可能只是想坐著休息吧？

我心煩意亂，有時想學你怒吼揮拳，有時想學小時候的自己躲進廁所裡反鎖，有時想學母親披頭散髮、厲聲求救。我想叫他別怕別哭，但我現在難道不怕不想哭嗎？說了之後他就能跳過艱辛漫長的成長歷程，蛻變為一個勇敢的人嗎？說這句話的我，又長成了多勇敢的人呢？

而且仔細想想，你，真的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嗎？

開車像經營一個家庭，你一個人飆速獨來獨往，我每次都淋得滿身畏懼下車，你的車是你流浪的行囊。你在馬路上是勇敢的，但在家裡逞兇鬥狠的你才是真正困在車裡的膽小鬼，你怕我漸漸長大，你的肩膀扛不起家庭的重量，所以你逼我矛盾地一邊畏懼你，一邊又要長成一個勇敢獨立的人。

我跟家人一起上車下車。每次上車，妻子忙著放妥行囊，我先跟兒子說要去哪，再置入安全座椅裡綁牢，他有時自言自語，有時望著窗外，我能從照後鏡覷見他，看他無聊和他說一些話，偷空捏捏他越長越長的小腳丫。電台播了什麼歌跟著一起唱，他會跟著節奏搖頭擺手。路程中緊急煞車大家一起倒抽氣，到達目的地時大家一起低聲歡呼。若去玩耍，常常回程時一上車他立刻睡著，妻怕我也睡著，不時跟我小聲地聊天。到家時我將兒子的睡眠輕輕安放在我肩上，我們仨一起下車，一起回家熟睡。

所以為了停止兒子的哭鬧，想趕快讓我們回家，妻子剛煮好的飯菜想必已經冉冉騰煙，我深吸一大口氣，手機貼近耳朵時呼吸也跟著停止，像沉進無光的水底。

我終於接起電話，搶在你說話前快速地說：「我已經有車了，我兒子坐在車上，他想回家，拜託你，你可以趕快離開嗎？」

「而且，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借你了，養小孩子是很花錢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我彷彿感受到你初燃的怒火，所以不等你回答，我立刻掛上電話，感覺心臟扯著我的身體一起晃動。

你的車不久後真的發動，一個大迴轉你開到我這邊的車道，我沒清楚看見你，但我眼神追望過去，看見你後窗的隔熱紙凸起一條條毛毛蟲般的曲線，像一塊浮滿油漬的毛玻璃，以

致於你駕駛座的背影被重重割裂，顯得斑駁殘破。

你不知道我坐在這輛車裡，你聽不到我的車裡永遠都像現在這樣熱鬧，沒看到我已是個熟練駕車的父親，或許你仍覺得我是個畏縮膽小的孩子，連拒絕都凌亂草率。

沒關係了，關於開車，你已經教我很多。我轉頭跟涕淚橫陳的兒子說：「好了，我們下車，一起回家吧。」